

闻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为萧友梅先生 树立铜像有感

刘雪庵口述 刘学苏笔记

萧友梅先生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，又是中国现在音乐教育的启蒙、奠基者。上海音乐学院的广大师生们，为纪念这位为中国乐教事业的开荒呕心沥血，做出艰苦卓越贡献的教育家、活动家、作曲家，决定在校园中为他树立铜塑像，并将在校庆五十五周年之日——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，举行揭幕仪式。我作为母校早期毕业生，得悉这一喜讯后，心情十分激动。怀着对先生的一颗崇敬之心，特追述先生一二轶事，以表对先生的深切思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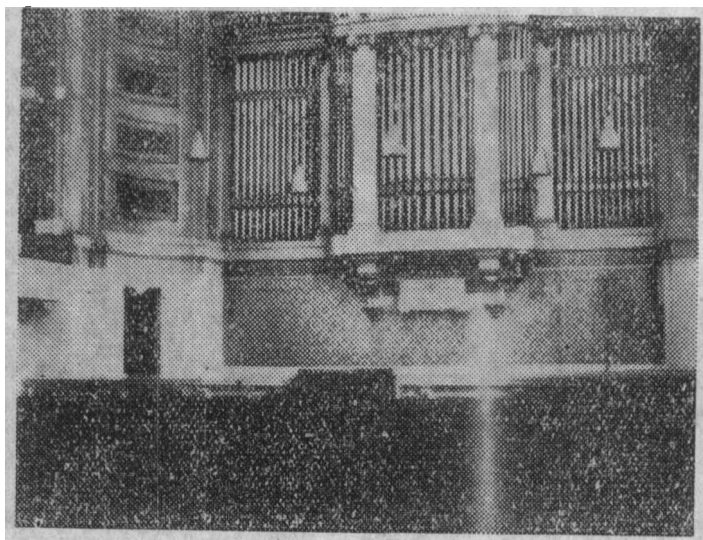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早年先后两次在日本和德国攻读，学习教育学与音乐理论。由于他的勤奋和努力，在学业上获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自一九二〇年归国至一九四〇年逝世的二十年间，与当时提倡以“美育代宗教”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子民先生一道携手，肩负起振兴中华乐教事业之重任。他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、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、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、上海国立音乐院、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高等音乐学府的讲师、音乐科主任、教务主任、院长、理论作曲组主任、校长等职。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初授和声学，听讲者近达千人之多。

一九二七年，奉系军阀政府下的政客刘哲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时，极力摧残艺术教育。取消各院校音乐系。先生目睹惨淡经营的乐教之幼苗，遭此毒手，心情十分沉痛。知难而进。遂于十一月南上，在当时任大学院长的蔡子民先生的赞助下，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“国立音乐学院”，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。

为办好学校，造就专门人材，择师是其根本。由于当时国内音乐人材贫乏，先生四处往访，延聘了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著名欧洲音乐家、以及中国的留学生、优秀的音乐专门人材如法利国、查哈罗夫、拉查洛夫、舍甫磋夫、苏石林、黄自、胡周淑安、朱英、吴伯超、李惟宁、萧淑娴等先后来学校授课。虽然各方面设备条件都十分差，但经他多方面努力，其水平并不低于当时欧洲的音乐学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之材，如器乐方面的李献敏、裘复生、丁善德、易开基、朱崇志；声乐方面的喻宜萱、孙德志、郎毓秀、周小燕、胡然、蔡绍序、劳景贤、斯义桂；理论作曲方面的贺绿汀、江定仙、陈田鹤、谭小麟、钱仁康等。这些人材中，有的在我国新音乐的建设、运动、创作、教育等各条战线上，均起着骨干的作用；有的在创作与演奏上，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，在国外的影响也是誉满欧美乐坛的。

在当时办学期间，先生主张既愿重视西洋进步音乐的传授，也应重视中国民族音乐的整理与教学。而且在教学中再三强调：“学习、欣赏、研究西方之音乐，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来促进、推动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兴进步”对于发展我国音乐方面，他强调：“要发展自己的

（下转第72页）



《怀旧》首演之场所——耶鲁大学玛西音乐厅内景（韩国锁摄于1982年。资料编号Ⅰ—C—3）

（上接第7页）

音乐文化，首先应创作具有我们民族的内容和形式的作品”。

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。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了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，这更激起了先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爱国心，他言行一致。先生说：“我们中华民族之后裔，国难当头，岂能无视坐等。古人云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‘当兵应以刀枪卫国，我等应以歌声唤起民众，齐心协力、赶走日寇。一个音乐工作者，应该把音乐作为一种武器，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、挽救民族的危亡，这是民族赋予我们的重任”。在萧先生的带动下，我们音专师生如黄自、江定仙、陈田鹤、张昊等人在很短的期内，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。一九三五年“一二·九”，北平发生爱国学生运动。为声援他们这一正义行动，上海很多大学的爱国学生、在上海市政府游行请愿。在先生的鼓励下，我们音专的男女同学也行动起来，高举抗日大旗，到上海市政府去示威请愿。一九三六年日本指挥家近卫秀磨以日中文化交流，来校参观并曾送给音专一架钢琴。先生以邦交不正常，坚决拒绝了。先生的这一正义行动，为我们音专师生做出光辉的表率。一九三八年抗战后，他为学校内迁到过武汉，但没有结果；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组织，想拖先生下水、遭到断然拒绝；直到一九四〇年穷困而歿。

先生为中国乐教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，三言两语是述说不尽的。为振兴中华民族之乐教，先生致力于音乐教育，二十年如一日，竭尽全部心血。虽为中国现代乐教散播了种子，但却勿勿离去，未能看到他亲手播种的种子生根开花。先生的遗愿终于得到了实现了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各地音乐教育机构相继成立，上海音乐学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在音乐园地中鲜花妍艳、倍添姿色。先生若有知，也可含笑九泉下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于北京东郊团结湖